

◇轻叩名门

王凯

妻子笔下的李方桂



被誉为神仙伴侣的李方桂和徐樱

李方桂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被称为“非汉语语言之父”，他的妻子徐樱是北洋儒将徐树铮之女，家学渊源，擅昆曲，长书画，精烹调。夫妻俩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琴瑟和谐，鸾凤和鸣，素有“神仙眷侣”的美誉。

李方桂 1924 年赴美留学，原来准备学医，后来却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改攻语言学。李方桂的老友王书林后来和他开玩笑，说要送他一匾，上书“救人千万”——意思是方桂如果做了医生，不知要医死多少人。

李方桂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1928 年获得芝大语言学博士，后在哈佛做了一年研究，1929 年回国，当时刚满 27 岁。一入国门，即被傅斯年罗致进中研院史语所，担任了学术地位最高的专任研究员。徐樱曾说李方桂“终其一生，也没升迁，也没离开这个岗位”，因为这是中研院的最高职位，没法再升了。

当时李方桂还是单身，徐樱也未曾提亲，徐樱大哥的岳父王式通与两家都是世交，于是便从中撮合。李方桂仪表翩翩，既有辉煌的学历，又有锦绣的前程，这种钻石王老五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呢？但徐母却拿不定主意，非要等徐樱的三哥徐道邻从德国留学回来再做决定，这样一拖就是三年。

徐道邻回国后与李方桂一见如故，对其大加赞赏，宣称这是最佳妹婿。事后徐母和儿子的对话很有意思，母亲问：“这中研院是个什么机关啊？能维持多久？”儿子答：“中研院是最近才成立的最高学府，他既有资格进中研院，哪一家大学都是可以教书的。”母亲又问：“如此说来，大学还是需要这种人才的，不过大学要是停了聘，又怎么办呢？”徐道邻被母亲问的有些不耐烦了：“您尽管放心，若真有那一天，我负责，只要我有饭吃，就不会看着妹妹受罪。”对于母亲的心思，徐樱心里最清楚，她在书里这样写道：“（听了哥哥的话）母亲才不说什么了，其实她所需要的就是最后那一句话啊！”

1937 年，耶鲁大学聘请李方桂为客座教授，任期三年。但中研院只给了两年的假，1939 年到期后，李方桂决定携家人回国。当时方桂和徐樱已有一子一女，国内抗战正酣，徐樱对战火纷飞的生活心有余悸，不愿带小女儿回国冒险。那时徐道邻夫妇正在驻意大利使馆做事，她准备带孩子去投奔哥嫂，方桂虽然不愿与妻儿分别，然事关生死，也不敢再坚持己见。

踌躇多日，终于到了买船票的日子，方桂对旅行社的人说：“一张票去中国，三张去意大利。”在这最后关头，徐樱终于拿定了主意：“慢着，四张票都回中国。”徐樱后来回忆，方桂当时眼里泛起了莹莹的泪光，她知道他内心的激动已达到了沸点。

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后，方桂一家随史语所在大西南辗转流徙，后来搬到长江边的古镇李庄安顿下来。在李庄的几年里，李方桂进行了四五次田野调查，收获颇丰，但其工作条件的艰苦和日常生活的原始，也远超想象。徐樱忆及这段时光时说：“他每次外出回来，总是给我带来大礼物：跳蚤、臭虫、虱子。”徐樱只好用小刀把方桂棉袄里的虱子连母带子全刮掉，然后再放在蒸笼里蒸。棉衣只有一套，李方桂只得坐在被窝里等着，这时恰好傅斯年来访，徐樱把他请到里屋坐下：“您床边坐吧，棉袄在蒸笼里，人在床上，不方便出来接见哪！”方桂只好在被窝里和所长谈话，好在也没有别人看见。

1943 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李方桂应聘代理校长梅贻宝敦请，去华西坝的燕大任教。成都战时没什么娱乐和消遣，后来徐樱发现有好几位同事会唱昆曲，大喜过望，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曲会，每周聚一次。后来曲友渐多，会吹笛的却少，伴奏的笛师难寻。这时画家吴作人带了笛子来找徐樱唱曲。方桂于是乘便向吴先生请教了吹奏的套路，方桂第二天便买了笛子苦练。

开始练笛时虽然声息全无，但方桂依然规规矩矩，该翻谱就翻谱，一点儿都不马虎。女儿林德在旁拍手大笑：“爸爸吹笛子真笑人，一点儿声都没有还翻谱哪！”亏了方桂，学东西快，没过多久便能给徐樱和曲友们伴奏了。大家不知方桂是刚学会的，还埋怨他深藏不露。后来每逢夏夜，徐樱轻舒歌喉，方桂吹笛应和，妇唱夫随，其乐融融，这也成了当年华西坝有名的一景。

1993 年春，徐樱在美国奥克兰遭遇车祸去世。两个多月后，林德在母亲抽屉里发现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郭良夫写的一封信，说商务同意出版她为丈夫写的传记《方桂与我五十年》——此时方桂已去世多年。

◇一声叹息

周华诚

繁星满天

两年前的深秋，我在四川省北部藏区，住在一户藏族朋友的家里。吃过晚饭，我推门而出到野外走走，一抬头，眼前景象让我愣在那里，屏息静气。

满天的繁星。天空，是纯净的蓝色幕布，星星，是一粒一粒镶在上面的钻石，那么亮，那么耀眼，而且那么多。

曾经我以为，我在城市里看不到星星，是因为自己眼睛近视了——工作压力太大，天天对着电脑屏幕，眼睛看多了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和柴米油盐，视野就变得局促了，目光变得短浅了。直到有一天把自己从这些琐事里抽离出去，置身于海拔 3000 多米的藏区高原，猛抬头，发现世界原来如此澄明。澄明的，不止是那一刻的心灵，更是那一片的空气。

当短暂的旅行结束，我回到生活的都市，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星空。

十年前，上海有一位朋友从复旦大学天文学会借出一架望远镜，带着几个小孩子去荒郊野外的江湾湿地看星星。上海的夜晚是看不到什么星星的。不是因为星星少，而是尘埃太多，光污染太厉害。江湾那片地方荒草丛生，受到惊吓的天鹅会从草丛里飞起，青蛙也在什么地方叫着。孩子们很兴奋，一个挨一个，透过天文望远镜去看耀眼的星空。

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金牛座的昴星团，不过是模模糊糊一团乱絮。可是透过望远镜，能看见一片繁星，几十颗堆在一起，又大又亮。透过望远镜，还可以看见发红的火星、遥远的土星、月亮上的环形山。

十年后，朋友在上海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星空。江湾那片湿地，已经变成新城。他曾带孩子看星星捉萤火虫的地方，现在遍地高楼。

有一个朋友到新西兰去旅行，在特波卡小镇见到被她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星空。那里的夜晚宁静极了，繁星点点，就像电影里少年 Pi 漂流在茫茫海面上所见到的夜空一样璀璨无比。无数晶莹剔透的星星在头顶上摇晃着，眨着眼睛，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

这样的夜空，并非完全天成，实际更有当地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在特卡波小镇，只有 320 位常驻居民，为了保护那里的美丽星空，他们从 30 年前就尽量减少使用灯光。就连路灯也是专门设计的，保证光束只会照射到路面而不会向四周漫散。而建筑物和广告灯箱的灯光，除了规定的时间，其

他时间都会关闭。至于污染，在当地更是绝不被允许的——就连汽车，也必须使用专用的绿色燃料。因为 PM2.5 值一高，所有的星星边缘就会混浊，光芒也会黯淡下去。

再遥远的旅行，还是得回来。再美好的梦境，都会离我们而去。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杭州，算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是当我从山林莽莽、溪水潺潺的山区老家休假回来，刚进入这城市的街道，喉咙就会不由自主发紧、发干：这空气好脏啊。只要第二天，我的身体就不会有什么不适了。长久生活在这环境中的人，更不会有和我一样的差异感。

从我 17 楼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一半以上的机率，是只能望见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雾蒙蒙，霾满天，恍若置身于仙境。

至于星空，你还想奢求什么呢？我从没有在这座城市里用肉眼看过一颗星星。

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七个在中国，而杭州，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排名中，还跻身不进“前十”，对此，我是应该感到庆幸呢，还是应该感到悲哀？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在这座城市里仰望星空。



◇写食主义

王珉

浪漫味蕾

回顾澳门菜系，最爱它的浪漫葡式风味，因其由重口味的葡萄牙菜与清而不淡的广东菜融合汇聚的一种独特味蕾。澳门沿袭了广东人深谙的食补养生观念，又有细腻的烹饪手法。菜色融合了葡萄牙菜的概念，中国的厨艺，外加非洲和东南亚的香料，是大杂烩的典型。到澳门，有 2 道菜必去品尝，非洲鸡和马介休球。

非洲鸡是澳门最具典型的美味佳肴。由非洲莫桑比克传至澳门，经过中国厨师的创意手法，以椰蓉、大蒜、橄榄油等调味。强调椰蓉加橄榄油煎炸后，多汁的滑嫩口感，且鸡肉要充分调味指天椒、蒜、粗盐、白胡椒、椰汁等材料，揉搓按摩，放置 2 天入味。再用木炭慢火烤，不时淋些椰汁和橄榄油，慢慢烤出香味，以原味及酥脆口感为上。味道正宗，香味扑鼻，肉嫩多汁，直叫人垂涎三尺。

马介休球亦是地道的葡式佳肴，它采用盐腌制的深海鳕鱼炸出的鱼丸，做法琳琅满目。通常作为餐厅的开胃菜，一颗颗炸得金黄酥脆的鱼球格外诱人。菜色看似简单，但制作工艺却很复杂。首先挑选鱼的中间部位，要腌制很多的盐，尔后浸泡淡化，再将鱼肉切得薄近透明，才不容易搅不均匀。接着将鱼肉、洋葱、蛋黄、香菜、胡椒等，拌入煮好的马铃薯泥中，顺时针搅拌。最后再加入少许已打成白泡沫的蛋白，即可将鱼泥揉成椭圆形，放入橄榄油慢火煎炸，入口鲜嫩酥脆，齿颊留香。

澳门菜色具有养生功效，既好吃又进补。厨师精心熬煮的汤和羊腩煲，内有北芪、党参、沙参、玉竹、红枣及冬菇等数种进补食材炖煮，一上桌香味萦绕整个心房。在澳门的几天里，对于美食极其挑剔的我，竟然对于浪漫味蕾毫无招架之力。试想，能在这个弹丸之地，惬意游走，品味美食，消费时光，此乃人生之幸。

◇琼州风物

关义秀

远去的“镜湖秋月”

吉大文{1828-1897}，清崖州镜湖人，二十三岁中举，四十九岁分发福建候补，督办税厘总局。他为文“雄深雅健”，所著《镜湖诗抄》，脍炙人口。其有关崖州新八景的佳作，让诗情浸润崖州山水，显得无比瑰丽。其中，《镜湖秋月》历来为人所称道：

云气天光淡入秋，大潮明月浸波流。
芙蓉写照空中镜，桂魄生香水上楼。
长笛客声飞鸟渡，短蓑人影钓鱼舟。
归时拟向君王乞，一曲清歌彻夜游。

正是清秋，云淡风轻，天光朗朗，明月泡在碧波里，跟水波轻轻地荡漾。空中一轮明镜映照着岸边的芙蓉花，月光下一缕缕香气，弥漫成空中楼阁。客人不愿意虚度这美好的月夜，吹起了长笛，动听的声音惊醒了飞鸟，一身蓑衣的打鱼人正乘着小舟钓鱼，洒下身影。诗人面对此情此景，动情地表白了心迹，希望能向君王请求，有朝一日归来，邀上亲朋好友，一曲清歌，在湖上游个通宵。

《崖州志》记载：湖“广袤三里许，汇灌众流，引溉田千余亩。湖边林峦苍翠，遥看如图画。当月夜，金光熠熠，晶莹如镜。”是镜湖的山水给了诗人灵感和生花妙笔，以浓厚饱满的感情感染了一代代读者。

至今，当地上了年纪的人对镜湖山水仍有美好的记忆。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那里生态环境仍然很好。湖边原有一座山，俗称排塘山，占地五六百亩。上面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古老的酸梅树几个人合抱不过来，枝干交错，一株大树，撑起一片蓝天。青梅、荔枝等乔木，张扬着生命的野性。建屋用的木材，不下几十种。在这天然乐园里，猴子成群结队地玩耍，野猪、山鸡等走兽飞禽，相互嬉戏。山水相依，山青水秀。有了这山作屏障，还有山的滋润，镜湖水清如镜，波光倒影，气象万千。人们常常投入它的怀抱，在湖中游泳。水很清甜。湖中盛产鱼虾螺蟹。把粪箕往水中一捞，便能得到活蹦乱跳的虾和鲤鲫。至于月夜哼着民歌垂钓，一边收获金鳞银鳞，一边把好心情放进鱼篓中，则又是另一番享受。

早就想领略一番镜湖秋月，但阴差阳错，几次竟擦肩而过。今年二月，我终于有机会造访这久负盛名的崖州新八景旧地——镜湖。然而，当镜湖零距离进入我的视线时，感官却猛地受到强烈的冲击。扑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水浮莲。那一丛丛水浮莲紧紧挨着，从湖岸这边一直扩展到望不尽头的对岸。这绿油油，开着蓝花的水浮莲世界，把湖的水面退缩到水浮莲底下，水位下降，湖水变浅变浊。水中的鱼虾濒临绝迹，只有一些蛇出没其间。湖面也大为萎缩。

为什么一种水生植物竟能把偌大的湖面侵占？据当地一些村民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为搞土地平整，把水沟直接开向湖里，而且缺乏防范措施，造成泥沙皆下，一些湖面被填埋，水浮莲也顺流而下，冲进湖中，占据和扩展地盘。此外，镜湖的三条主要支流流进湖中时，水浮莲也趁虚顺流而入。由于疏于管理，造成水浮莲泛滥成灾，把“广袤三里许”的镜湖毁了。

站在湖边，往北眺望，椰子树、槟榔林一派苍翠。陪行的人说，排塘山就在那里。但是，原来的排塘山已不复存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人们在发展生产的口号下，抡起大斧，抬起铁锄，向排塘山宣战。几百年树龄的酸梅树倒下了，青梅树倒下了，猴子们失去了家园。人们在这原始森林的废墟上办起了农场，先后种植橡胶、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以后，生产发展了，但一座山失去了。

当地许多人，谈起镜湖，眼睛里流露出的心底那份永远的怀念。为了恢复镜湖昔日的风貌，一些干部和村民也试图挖掉湖里水浮莲，但过段时间又恢复了旧貌。

盼望一个美丽镜湖再生，也让许多异乡人能遥望湖上那轮明月。